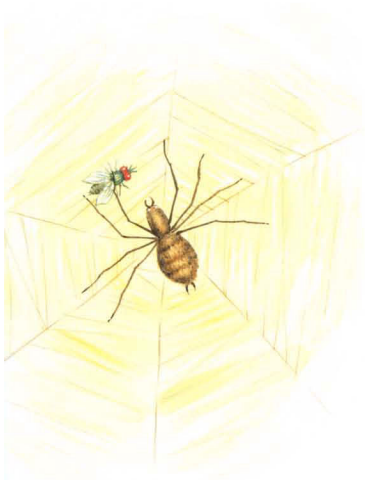


# 我的寵物

文／苗圃 圖／無心

在鼠中我養過多種的小動物，如蜘蛛、蟋蟀，還有一種台語稱為首蟻虎的小動物。

我都是趁每星期半個小時的運動機會，在操場旁的樹枝上尋找一隻有五顏六色、繽紛色彩的美麗蜘蛛，將牠裝入



圓型透明、小板寬高的塑膠桶中，之後牠便會鞏固自己的地盤，利用圓桶的週圍做為支柱，結成一個美麗又牢固的蜘蛛網。牠的主要食物是幼小的蜘蛛或具有飛行能力之小動物。我們捕捉後再裝入桶中，然後觀看牠捕食的技巧。蜘蛛那迅雷不及掩耳的捕食速度令人嘆為觀止，拍掌叫絕，也讓人感嘆弱肉強食的生存之道。

至於首蟻虎，是屬於蜘蛛科的一種，飼養及牠捕食的方法與蜘蛛是一樣的。牠的主食是蒼蠅，所以人們稱之為蒼蠅虎，屬於益蟲。平常我們一個桶中會飼養個兩三隻，至於是公或母，我們並不知道，我將牠們混合於同一個桶內，待生產後再將牠們放生。

蟋蟀則是最為頭痛的小動物，是利用運動的時候在操場的草叢中捕獲後，把牠飼養在一個大內務盒中。牠的主要食

物是水果或花草。牠令我最為頭痛的是整頓能力大得驚人，逃過過掃帚。

養寵物的最大喜悅即是隨時都可聽到非常悅耳的鳴叫聲，令人心曠神怡，可以忘卻一天裡的不愉快。

然而，我卻有點徬徨。為了排遣寂寞，我捕捉了這些小昆蟲當寵物，牠們陪伴我，但也因此失去自由。常常，我覺得自己是如此的自私，所以，養了我一陣子就放走。拘禁是一件可怕的事，每個人都渴望自由。我在失去自由的時候，為什麼要扮演另一種自由的殺手呢？

## 關於苗圃

在我的記憶裡，我有著一個極為難忘，不愉快的童年，它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內心深處，至今都讓我難以忘卻：

我生長在一個純樸的苗栗鄉下一大湖，當時那種物質欠缺根本無法滿足日常生活所需的日子，讓我對於生活有著比一般人更深一層的認識。記得初上小學就讀，每天上學的途中，走約十分鐘的路程，再轉走出約小徑十分鐘之後，必須經過一條長約六十公尺的木製吊橋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在過橋之前，必須在田埂旁的小水溝裡把赤足沾濕，再以跑步的方式，衝過橋的那一端！因為當時家裡實在窮，窮得連一雙球鞋都是奢侈品，而吊橋是一層薄薄的柏油，經過炎熱烈日曝曬，柏油必定溶化，而赤足踩下，那種黏在腳底揮之不去的滾燙滋味，至今都讓我記憶猶新……

縱使上學是那麼的辛苦、懼怕，但我卻是樂於上學，並非我好學不倦，而是我在家中要面對的是那嚴厲而不講理的父

親，如果說見到父親以耗子見見到貓來形容，一點都不為過，特別是在他講完三巡之後，總會對母親拳腳相向，更遑論是我了。所以我記得從很小的時候，就過著那種與母親相視而泣的日子，更埋下我幼小心靈一種叛逆的意識。長大成人後投入社會環境，總覺得有志難伸，而且久而久之也就種下了我對任何事皆因循苟且的習性，終致讓我犯下錯誤而誤蹈法網。

在失去自由的日子當中，我秉持著凡事學習的態度參加了寫作班，也由於這個機會，更讓我對人生有了另一層的深切體認，更讓我藉此抒發內心的許多思緒來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，更感謝歐銀剛老師的教導與寫作技巧，我藉著這個機會來表達我由衷的感激與誠摯的謝意！我內心中除了感激還是感激。



【讀者來函】

謝謝你們的用心，讓我們更了解台灣，更愛這片土地。  
——蘭潭之聲廣播電台（嘉義市）

有《源》千里盪盪，無《源》一生蹉跎月。  
《源》是紀錄臺灣人、時、地三元素所交織的故事；

從這本雜誌中，可以重新認識你我所知道的臺灣；  
從過去、現在至未來，你我是否曾經在意或迴避過去在遺憾地所發生的事情？  
有了《源》你就能擁有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  
——王守民（台北市中正區）

《源》像部“活歷史”，它告訴我們以前的隱憂，現在的經歷以及未來的前瞻，真是源遠流長呀！  
在教學上，它像一部教科書，在介紹鄉土教育時更少不了它，謝謝您，源、緣、園。  
——古安琪老師（苗栗市）

我們的社會不僅需要繁榮的未來，需要的是如《源》這樣的心靈話語。  
——台灣鄉用電設備梯梯維護工程工業同業公會（台南市）

歷經921的震盪，更能珍惜現在所擁有，體會《源》一直向讀者們傳達的訊息——飲水思源，真愛台灣。  
——陳美如（台北市）